



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经典与现代

CLASSICAL
AND MODERN

(第六卷) 主办 海南大学 主编 杨国良

特稿 瓦·瓦·罗扎诺夫 俄罗斯文学启示录(田全金译注) / 唐逸专辑 我们的制度价值遗产等 / 思想边界 张志扬 古典学:扣两端而执其中 谢天振 从钱锺书的翻译理论看杨绛的翻译实践 胡新文 英国高等教育理念的借鉴与思考 / 笔记摘抄 李溢 溢斋笔记 王新 视觉笔记 陈刚 格奥尔格《词语》一诗读后 / 薪火相传 肖峰 正在消失的鼎城传统农具 周伟民 唐玲玲 黎峒文化考察记 林秋 马蒙丹美术馆记 刘子铭 徒步读经纪行

漓江出版社



古典与现代

CLASSICAL
AND MODERN

(第六卷) 主办 海南大学 主编 杨国良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与现代. 第六卷/杨国良 主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407-7360-1

I. ①古… II. ①杨… III. ①人文科学—丛刊 IV. ①C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2637 号

策 划:郑纳新

责任编辑:周向荣

封面制作:沈艳君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14 字数:200 千字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888)

卷首语

鲁迅视秋白君为人生唯一知己。秋白君只能勉强算。

迄今为止，鲁迅没有知己！

鲁迅身上似乎什么都有一点：大禹的怀抱天下、勾践的坚忍、范蠡的直智、羲之的书意、学斋的参悟、陆游的苦涩、徐渭的狂放、秋瑾的侠胆……

《新旧约全书》，他读出幽邃；克尔凯郭尔那里，他体验存在之悖逆；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他完全融化到自己的文字中；校订先贤嵇康的作品，他找到精神寄托；描摹汉砖石碑，他承接民族精魂。

鲁迅熟读汉籍，深知利弊，却始终敞开，顽固持守拿来主义：是果戈理的忠实译者、尼采的粉丝、陀思妥耶夫斯基匹配的学生、卡夫卡的同道……

鲁迅笔下的狂人、孔乙己、祥林嫂、阿Q已经不朽；《野草》永远挑战任何一位自视甚高者；鲁公文字，醇厚、内敛、深沉，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秤砣，缺了就飘飘然。

鲁迅没有知己，还因他独有的少爷气、莫名的鬼气、自残的倔强气。他的城府太深，太喜欢黑夜，太拼命，太多精神冒险，一句话，太过复杂。

内心背负如此沉重，凡俗中，谁有资格做他的知己呢？！

主编摘自《绍兴纪行》之沉思片段

2014年6月19日

目 录

卷首语

特 稿

【俄】罗扎诺夫 著;田全金 译注 《俄罗斯文学启示录》(1917—1918) / 1

胡艳秋 什么样的人,才敢写“启示录”? / 29

唐逸专辑

我们的制度价值遗产 / 35

价值的本原 / 53

正义集释 / 82

思想边界

张志扬 古典学:扣两端而执其中 / 94

谢天振 从钱锺书的翻译理论看杨绛的翻译实践 / 107

胡新文 英国高等教育理念的借鉴与思考 / 112

笔记摘抄

李 溢 溢斋笔记之《大学》发微(六则) / 121

王 新 视觉笔记(五则) / 130

陈 刚 格奥尔格《词语》一诗读后 / 140

上帝、性爱及宗教经验 / 144

薪火相传

肖 峰 正在消失的鼎城传统农具 / 148

周伟民 唐玲玲 黎峒文化考察记 / 185

林 秋 马蒙丹美术馆记 / 193

李荣南 悼屈原 / 196

野 叟 游君山有感(外一首) / 197

刘子铭 徒步读经纪行 / 198

孙凌昱 给小陈陈的信 / 210

胡艳秋 暂歇的驿站抑或永久的港湾? / 213

主编手记 / 216

俄罗斯文学启示录(1917—1918)

瓦·瓦·罗扎诺夫 著

田全金 译注



瓦·瓦·罗扎诺夫

原编者按^①

罗扎诺夫早就开始为老年做准备:还在世纪之初,他就试图创造某种物质上的幸福,为患病的妻子,为孩子们——跟她非婚生的子女,并以教父的姓

^① 原载《新世界》(Новый Мир),1999年第7期。这是苏卡奇为他整理发表的两篇《俄罗斯文学启示录》写的按语。——译者注

氏尼古拉耶夫·维克多洛夫为其命名,但没有想到,已至暮年的他不得不经受战争和两次革命。不过,最后一次革命他没能熬过去,在失去了所有生命和历史的安慰之后死了,死于“饥寒交迫”。还在1916年4月20日(旧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度过了自己的六十岁生日(当然只是在家庭的圈子里,任何地方也未发表任何消息),拍了几张照片,也跟每个孩子合了一张影。这是对过往的生活划下的一条明确的界限,也是“给孩子们留作纪念”的。

但过了不到一年,“启示”——1917年革命就降临在俄罗斯。这个事件罗扎诺夫也“预感到了”。还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沉醉之后,罗扎诺夫就表现出为俄国的“历史制度”而惊慌。他开始战斗,反对革命,反对跟革命调情的社会的轻浮思想,跟激发革命的国家机关战斗。罗扎诺夫成了反动派:他反对一切“进步的东西”,成了右派、爱国者,独立于文学家和知识分子之外。但是,即使对他而言,革命的到来也是出乎意料的。“令人震惊的是,多么‘轻易地发生了一切’:把这些长老装进口袋,并把他们都运进一个监牢里,某个‘塔夫利达宫的部门陈列馆’——于是‘过去没有了’,‘一切都是新的’。‘启示录的时代’这么轻易地就实现了。”(神甫巴维尔·弗洛伦斯基档案)罗扎诺夫在“二月革命”开始后(1917年3月3日)立即从“事件的中心”给平静的谢尔吉耶夫镇的朋友巴维尔·弗洛伦斯基这样写道。

接下来,罗扎诺夫生命中的事件发展得飞快:1917年8月底,罗扎诺夫全家迁居莫斯科郊外的谢尔吉耶夫镇,并且住进波列沃伊街一号,位于风景如画的一角——克拉修科夫卡,坐落在圣特罗伊茨基谢尔吉耶夫大寺院对面,铁路后边。这座由当地神学院的校长阿法纳西·别利亚耶夫建于战争之前的木头房子,尚未有任何人住过,于是罗扎诺夫一家成了它的第一个住户。房子很大也很坚固。它的下半截是砖头的,是波列沃伊街最边上的一幢房子。但是,喧哗的白桦林和林中美丽的小池塘掩盖了它阴暗的面貌。是巴维尔·弗洛伦斯基的父亲为他找到这所房子的。过了一个月,在10月里,早到的严寒横扫这里,而罗扎诺夫没有预先购买准备越冬的劈柴,没有生存资料,真的为即将来临的饥寒将导致全家死亡的威胁而恸哭了。还在这最初几天

里,他已经预见到自己死期将至。

但在俄罗斯的精神堡垒——圣特罗伊茨基谢尔吉耶夫大寺院的围墙边,在动乱时日,他开始制定和实施公民和文学的计划:出版杂志《特罗伊茨基白桦林》,其体裁类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记》。在他来到这里之后的最初两个秋月里,他已经对这些计划深思熟虑并开始有了具体的轮廓。在作家的档案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期刊题目的草图、致读者的话,已经写好或准备写的一些评论的最初标题:《温顺的女性》《发生了的某些事》《世界的冬天》《论我们的文学》等等。“我决定发行杂志,每周四和周日,就我喜爱的主题。让《白桦林》就像《隐居》和《落叶》一样可爱……唉,这些白桦树太好了……”(РГАЛИ, ф. 419, оп. 1, ед. хр. 233, л. 15)——作家转向了新的读者。这应该成为一份开本不大的作家个人的杂志。

时代是恐怖的……罗扎诺夫完全意识到了这点,但他不能中断“落叶”,应该说,自从他出版了《隐居》和《落叶》之后,这些树叶一天也没有停止“从心灵掉落”(《隐居》由1909—1911年的手记——“落叶”构成,《落叶》本身是1912年的手记)。这样的“树叶”,接下来的几年中他也收集了(《萨哈尔纳》《昙花一现》)。《特罗伊茨基白桦林》,根据罗扎诺夫的构思,应该继续从前《落叶》的传统风格,总是充满了辩论和斗争。然而构思突然获得了完全不同的色调和新的主题:出现了《当代启示录》。

在二月的大变革之后,罗扎诺夫立即意识到了事件的“启示性”。关于这一点,他不仅在给弗洛伦斯基的信中提到了,1917年3月9日给Н. П. 利哈乔夫的信中也提到了:“启示,始于1914年7月19日,突然之间改变了所有的色彩,把橘黄色变成了黑色。”(私人收藏)术语“启示”坚定地走进了战争和革命时代的罗扎诺夫的语汇。

罗扎诺夫的情绪在二月革命的最初两星期里是完全消沉的。“传统主义者”罗扎诺夫的“启示录情绪”的主要因素是俄罗斯帝国历史性的垮台。

她是怎样“终结”的?甚至任何事件也没发生。“在彼得格勒开

始很难得到小白面包了”:绝对再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发生。1892年在喀山省人民因为饥饿而死亡是平静的。而这是多么遥远的事情,以至于谁也没有因此而不安。突然之间彼得堡人也落得没有面包了,而俄罗斯的历史也“画上了句号”。原来,什么“当局”也没有。正如在首都找不到“政权”来组织人运送面粉,找不到“政权”来对付内部的“德国人”一样,也找不到一个在被拖到监牢时哪怕蹬蹬腿脚挣扎一番的政权。“革命成功了”,因为在革命之前就已经有了对事业没有任何威力的似乎是“权威”的幻影、幽灵。今天我整夜思考着俄罗斯的历史。而到处都是衰弱,衰弱,衰弱。“俄罗斯在何处?”“唉,基督教在何处?”这是两个真正的启示录之梦……(1917年3月3日致弗洛伦斯基的信)

罗扎诺夫“启示性的”思想感情的第二个主题是基督教。在世纪末,他跟教会就存在的主要问题(带着内部的疑问)展开了论战(内部的):关于家庭,关于世界,关于上帝的造物在世界上的命运。“在不久之前发生的大变革中星星从天空坠落了——而天空本身卷成了筒,仿佛旧羊皮纸卷筒——一切都跟启示录说的一模一样,于是我不由自主地想,大变革的一个隐秘的原因乃是基督的精神变容:由瘦变胖,由穷变富,而且到处主持事务。人们不愿意向这位主祈祷,于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罗扎诺夫《恶的权威还是善的协商?》,见《黑色的火焰》,巴黎,1991年版,第106—107页。)历史性的基督教没有证明自己无罪。

罗扎诺夫“启示录”的第三个因素,是他的历史悲观主义。在战争伊始和革命期间,他感受到强烈的悲观主义,并尖锐化到了悲剧的心境。

就是这三个因素汇集在罗扎诺夫的灵魂之中,获得了宇宙进化论的品格,并且体现在《当代启示录》的精神之中。如果考虑到著名的主观主义,罗扎诺夫对世界的最深刻的暧昧关系,那么上述主题就不是文学或公民活动的对象,而是悲剧的对象,因为悲剧只有在个性的水平上才能发展。这里提出

了一些问题：他对还是不对？他的评价是否正确？悲剧进入了一个人的灵魂。而众所周知，罗扎诺夫没有经受得住这场悲剧。陷入了这场悲剧之中的还有他的亲人——全家。十八岁的儿子在父亲死前两个月猝然死于“西班牙流行性感冒”，二十三岁的女儿在罗扎诺夫死后六个月自杀，而妻子仅仅比丈夫多活了两年。戏剧在波列沃伊街的这所阴暗的房子里宿命地旋转起来，并让所有的人都紧随主人公之后被吸进漩涡之中。当罗扎诺夫说“历史没有走向那里”，应该“从头，从基伊^①，从特鲁沃尔^②，从罗扎诺夫一家”开始历史的时候，他的悲观主义就已经开始不可逆转，他已不能避开悲剧。^③ 在俄罗斯发生的事件只是激发了它。但是，还有走出这种绝望情境的任何出路吗？是的，有。这就是——永恒的以色列。

我决定重新审视犹太教和欧洲的“弥赛亚”之间两千年的争讼，欧洲的，绝对不是犹太的。欧洲人接受了弥赛亚，犹太人弃绝了它。与此同时，曾经许诺“来拯救人类”的“弥赛亚”观念本身，却是犹太人的观念，而不是欧洲人的；而且，若没有跟犹太人及其宗教典籍的接触，欧洲人自身甚至永远也不可能想到这一观念。在事物的秘密，在历史的命运中，这是对他们的隐秘的“居住地”的等待。这就是我有幸探知的。在犹太人的“居住地”，低声诉说着，似乎“救世主”（弥赛亚）将会到来，当地球衰老，当对它而言性功能枯竭、人的力量虚弱到“不能继续生育”的时候。救世主将“到来”，当人类的胚

① 基伊(Кий)，传说中的大公，基辅的创立者。——译者注

② 特鲁沃尔(Трувор)，据俄罗斯编年史，是留里克(Рюрик)的兄弟，与留里克和西纽斯(Синеус)三兄弟同为俄罗斯国家的创立者。——译者注

③ 其他的孩子：达吉雅娜继续生活在贫困之中，几乎不为“社会各界”所知，她——“著名的”罗扎诺夫的女儿，于1975年死于孤独之中。瓦尔瓦拉于1941年由于营养不良死于雷宾斯克的野战医院里。纳杰日达死于1956年。这可真真是命运的讽刺：他的家庭中没有一人有后代，延续罗扎诺夫一族血脉的是他的长兄尼古拉的后代。但他们中的很多人立即投身革命之中，未能分享自己的亲叔叔的观点。——原编者注(本文除标明译者注的注释均为原编者注)

芽消失、起皱、缩紧的时候；当不再有后嗣，机体中的最后一个种子凋落的时候。那时候，“走来的救世主”将复活、革新、恢复人的生命。要是能让人的第二个创造者与天空和大地的第一个创造者达到深度和谐该多好。这跟整个《旧约》是如此相应，同时又是如此简单、自然，如此实在，因而应该等待它：因为，世上什么东西在衰老？！——而且是以令人震惊的、谁也没有想到的方式？《圣经》的注解家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之所以不可避免地需要“世界的救星”，其“活生生的原因就在于”这衰老之中。这一点，早在放逐和第一桩“人的罪”的时候，就已经说出并且“应许”过了。那时就一切都变得明晰了：《旧约》直接转入《启示录》，作为人的力量的“重建”本身，它还更加用力，带着大量的财富，甚至比《旧约》中还多：但《福音书》被完全取代了，它起皱了，再也不需要它了——它是完全不必要的——作为道德说教的书，丧失了任何宇宙进化论的意义，丧失了创世的、建设的、创造的、“拯救的”意义。正是“拯救”之类在其中是没有的。（罗扎诺夫《对待犹太人的态度》，1918年10月3日。—РГАЛИ, ф. 419, оп. 1, ед. хр. 233, л. 31）

罗扎诺夫总是运用对比鲜明的描述：世界与禁欲主义理想——这个主题几乎占据了宗教哲学会议的全部讨论；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比较描述在他的意大利及其他旅行随笔中到处可见。类似的对比还可见于此处：

以色列的历史——真实，而基督教的历史——臆想。一些图书、咳嗽和茴香似的泪滴。而它的真实的东西绕到了一边，也就是说，从西奈保存下来的“本体”——“上帝选民的历史”——正在实现，而我们的历史，乃是阴影和虚无。实质上，正在实现的是埃及，所有希腊的和罗马的东西，总之，所有异教的东西。而从君士坦丁开始，我们就说这一些话并从事敷膏油仪式。也就是说？是的，耶

路撒冷是“完整的”，尽管它已“处于废墟之中”；而欧洲，尽管似乎完整，实际上却是臆想、蒸气、轻飘飘。（同上，п. 131）

《当代启示录》于一年之间（1917年11月至1918年11月）在谢尔吉耶夫镇出版了十期，但在档案中还留下了一些未出版的“启示录”的篇章，我们在此发表的就是其中一小部分。在未出版的那些期之中（据罗扎诺夫，是60—100期），文化的横祸、历史的横祸、宗教意识的横祸，表现得特别强烈。可以想见，那些没有分担罗扎诺夫的战斗的朋友们的非难，一方面，使他接近圣特罗伊茨基谢尔吉耶夫大寺院，另一方面又迫使罗扎诺夫抽去某些激烈的篇章，给较少有争论的篇章腾位子。罗扎诺夫的表现，正是一个宗教人士在体验着深刻的内在危机，而对党派的利益丝毫不感兴趣。任何草率的注解，都会使读者看不到人的最伟大的悲剧，而这样的悲剧在现代世界中能找到的位置已越来越少。从头至尾整个20世纪，由于理智和心灵无法理解的原因，在欧洲的中心时常有炸弹扔到儿童和妇女的头上，因而在俄罗斯（也不仅仅俄罗斯）的生活中，罗扎诺夫的恐惧特别有预见性。文化上的无神论、心灵的平民化、人的心灵贫乏达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使徒约翰的启示有可能已经变成现实，但罗扎诺夫的启示在其存在的整个世纪里却难以摆脱叫骂。

俄罗斯文学启示录(之一)^①

必须对闪电说,可是——

我的舌头僵硬

我的目光黯淡^②

以便它照耀,一切……

这些赤热的火蛇……从天空的最深处飞舞,坠落。于是一切都霎时看清了。

自1891年我就思考。我悲伤。我胆战心惊。我看。没有光明。黑暗。灵魂中的地狱。良心中的地狱。我对着你,上帝,祈祷,已经是乞丐的温顺的乞求:“上帝,请帮助我用发僵的、笨拙的舌头说话,我该用年轻的闪电说些什么呢。”

有前景……缩小,长大。从什么开始?何处是开端?混乱来自何方?为什么世界如此不明朗?

可怜的荒漠之子梦见:“伟大的地中海躺着,伸展着。而长着高挑的棕榈的酷热的非洲海岸,裸露的叙利亚荒漠,以及人口稠密的、被大海分割得蜿蜒曲折的欧洲海岸,从三个不同的方面注视着它。”

古埃及站立在凝固不动的大海上的一角。金字塔连着金字塔;花岗岩削成的斯芬克斯用灰色的眼睛注视着;无数级台阶在向前走。庄严雄伟的、由伟大的尼罗河哺育的它,站在那儿,整个都被神秘的符号和神圣的兽像装饰

① 原载《书角》(Книжный угол),1918年,第5期。这里依据罗扎诺夫文集《论写作与作家》(О писательстве и писателях),莫斯科,1995年版,第673—676页翻译。——译者注

② 引自阿·康·托尔斯泰的诗《瓦西里·希巴诺夫》(1840)。——译者注

了起来。它站在那儿，凝然不动，好像着了魔一般，犹如永不腐朽的木乃伊。

快乐的希腊铺展开一些自由的群落。它们拥挤在地中海的岛屿上，岛屿上掩映着绿色的小树林，肉桂、葡萄、无花果，摇晃着洒满蜜水的树枝；白色的圆柱，宛若处女的乳房，从阴暗的树影中圆鼓鼓地突出来；大理石被鬼斧神工点燃起了激情，急促地呼吸着，害羞地欣赏着自己美丽的裸体；她看着一串串的葡萄，手握权杖和酒杯，暂时停止了欢快的舞蹈；年轻的、身段窈窕的女祭司们，披散着卷发，用黑色的眼睛深情地注视着。芦苇做成的排箫，还有定音鼓等乐器，被常春藤缠绕着，偶尔闪烁一下。商船像苍蝇一般聚集在罗得岛和科尔基尔附近，贪婪地竖起一些被风吹弯的旗帜。而一切都站立着凝然不动，仿佛变成了化石一般。铁铸的罗马也站立并且伸展着，伸出长矛的森林，闪耀着恐怖的剑光，以嫉妒的目光凝视着一切，并举起自己青筋突起的右手。但它还是跟别的一切一样凝然不动，即使狮子也不能动它分毫。海洋上的整个天空都被压紧了，沉闷异常。伟大的地中海发不出一声息，仿佛所有的国家都在世界的末日面临可怕的审判似的。

于是埃及挥舞着它的平原上的居民——窈窕的棕榈树，急速地旋转着方尖碑的尖顶，说道：“人们，请听着！只有我一个人了解和洞察了生命的秘密和人的秘密。一切都会腐烂。艺术是卑劣的，享乐是可怜的，荣誉和功勋还要更加可怜。死亡，死亡统治着世界和人类！死亡吞没一切，一切为死而生。距离复活还有很远很远！而且，将来真的会有复活的时候吗？愿望和享乐，到一边去吧！可怜的人，为了哪怕稍稍延长自己可怜的存在，会建造更高的金字塔。”

于是，像天空、像早晨、像青春一样明朗的、光明的希腊人的世界说道——似乎让我们听到的不是语言而是芦笛的声息：“生命之创造是为了生命。培育自己的生命吧，同时也培育伴随它的享乐。把一切都带给享乐。看吧，大自然中的一切表现得多么鲜明和美丽，一切是多么和谐。世上的一切，诸神所主宰的一切，都处于享乐之中；要善于寻找它。享乐吧，天神般的、骄傲的世界主宰，给自己美丽的前额戴上橡树和月桂树做成的冠冕吧，在大马

车上快速地飞驰吧,驾驶着骏马奔驰在辉煌的竞技场上!从自由而骄傲的灵魂里还生出更多的利益和贪求!刀具、调色板和芦笛是由世界的主宰者们创造出来的,而它们的女主人是——美。给自己芳香的头颅和害羞的女伴的头颅缠上常春藤和葡萄串吧!生命之创造是为了生命,为了享乐——要善于做一个配得上享乐的人!”

而钢铁铸成的罗马,挥舞着闪闪发光的长矛的森林说:“我已探知了人生的秘密。平静对于人而言是卑劣的:它事实上会消灭人的生命。艺术和享乐的尺度对于人来说太小了。享乐存在于巨大的愿望之中。没有惊天动地的功勋的民族和个人的生命是令人蔑视的。荣誉,渴望荣誉吧,人。在难以言传的欢乐时刻,铁甲撞击着罗马军团严密的盾牌,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你听到了吗,当你挥动长矛,全世界都已聚集在你的脚下,汇合成一声赞叹?你听到了吗,你的名字是如何由于恐惧而在生活于世界边缘的部族嘴里发呆?不论你的目光拥抱过什么,上面都要挤满你自己的名字。永远追求吧:世界无边,追求无限。你要占领越来越遥远的、野蛮而冷酷的世界,最终你将征服天空。”

但罗马停下了脚步,并且把自己的鹰眼注视着东方。希腊也将自己的由于享乐而湿润的、美丽的眼睛转向东方。埃及也将自己的浑浊的、没有色彩的眼睛转向了东方。

多石的土地,可鄙的民族,不多的人口完全依靠在一些裸露的山丘上,山丘上长着一些色调不均的干枯的无花果树。在低矮破旧的篱笆后面,站着一头母驴。在木制的牲口槽里躺着一个婴儿,一个贞洁的母亲俯在他身上,用一双满含泪水的眼睛注视着他,一颗星星挂在他上面的高空中,用神奇的光芒照耀着全世界。

缠绕着象形文字的古埃及沉思起来,降低了自己的金字塔;美丽的希腊惊慌不安地看了一眼;罗马将眼睛垂下看着自己的铁矛;伟大的亚细亚和它

的游牧民族竖起了耳朵；阿拉拉特^①——大地的远祖俯身弯腰……

在为数极少的几行文字里不可能说出太多的东西。“可怜的沙漠之子做了一个梦吧。”祖国的整个裸露的生命，看来，还抵不上全世界圣书中的这几行文字。据它们的完善性。据它们的普遍性。据它们的无穷性。

发生了不知什么事情。不知发生了什么造假的事情。不知谁从“可怜的牲口槽里”走了出来，但不是那一个。

于是人的脸开始躲到“一边去”……于是到处都显现出一张丑恶的嘴脸。

于是“可怜的沙漠之子”开始描绘乞乞科夫们……波德哈留辛们。索巴凯维奇们。普留什金们。^②

而不论他转向何方，看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看到的都只是这些嘴脸。

而这个不幸的人越是对着什么人祈祷，他遇到的就越是这些嘴脸。

他发疯了。没有病。但他以饥饿杀死了自己。他静止不动了，变得冰凉了，由于恐惧。

① 阿拉拉特(Апарат)，《圣经》传说中诺亚方舟停靠的高山，在今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之间，和合本《圣经》中译为“亚拉腊山”。——译者注

② 乞乞科夫、索巴凯维奇、普留什金都是果戈理小说《死魂灵》中的人物。波德哈留辛是A.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喜剧《自己人好算账》中的人物。——译者注

俄罗斯文学启示录(之二)^①

我站了起来。而一切都处于大火之中。我写。

这是骇人听闻的,有3000(三千)伤兵冻死在莫斯科索良卡街的商人医院里^②……四五个老妇女呻吟着、嘟囔着什么,把一个身材庞大的士兵拖进我们的二等列车的昏暗的车厢里,而当我问她们“什么和怎样”时,她们说是来看这个“亲人”,但她们自身却冷得“上下牙直打架”,因为在这夜间(十二月!!)这家巨大的医院里却根本没给三千人供暖,根本、根本没有……病人和伤员也根本无人探望,那里没有任何关照,医院简直被遗忘、被抛弃了……“看到我们的亲人快死了,我们只好把他抬出来,我们这就把他运送到小村子里,村子靠近亚历山大罗沃,有一个小车站”,于是她们开始关切地打听,“那里是否有担架,因为他肚子疼得厉害”,“看来他的肾脏病得很重”……此时在车厢里响起了喧哗声:“士兵们会怎么看呢,他们现在拥有一切权利,而在不久之前,几乎就是此时,刚刚战胜了,枪杀了莫斯科的士官生们^③,而整个莫斯科都在他们的手中……”“他们到处都建立起了秩序,并且夜晚都要值班。”“值班”确实建立起来了,而涅斯杰罗夫^④(我是在他那儿过夜的)每天晚上都早早地跟我告别,匆匆忙忙地躺下睡觉,因为他必须在深夜三点至六点钟,冒着严寒外出,到诺文斯基林荫道101号,谢尔巴托夫公爵的院子^⑤里值勤。我说

① 原文未标注日期,据俄文编者苏卡奇的研究,作于1917年12月,原载《新世界》1999年第7期。——译者注

② 罗扎诺夫大概指的是莫斯科商会的亚历山大医院,坐落在希伯克大街8号。

③ 在莫斯科枪杀士官生的事件在彼得格勒的十月政变后,1917年10月27—30日,立即发生了。

④ 涅斯杰罗夫(М. В. Нестеров, 1862—1942),俄国画家。——译者注

⑤ 现在的诺文斯基林荫道17号(据А. В. Соболев所说)。